



四合院夏天的门和窗

老北京人，是很讲究节气的。夏天到来的日子里，在皇宫，男的要脱下暖帽，换上凉帽；女的要摘下金簪，换上玉簪。这些都是夏天到来的象征物。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，而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。

凉棚和帘子

对于住在普通四合院里的百姓来说，夏天到来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的首饰要换，首先要换的是窗纱，然后便是搭天棚了。清竹枝词有道：“绿槐荫院柳绵空，官宅民宅约略同，尽揭疏棂糊冷布，更围高屋搭凉棚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搭凉棚”，便是说无论官宅民宅，只要是四合院，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，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“天棚鱼缸石榴树”老三样中的“天棚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糊冷布”，就是要在各家的窗户上安上新的纱帘。

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凉棚和帘子是度过炎热夏天的必备用品。不过，能搭得起凉棚的，得是多少有点儿钱的人家。清同治年间《都门杂咏》有诗专门写道：“深深画阁晓钟传，午院榴花红欲燃，搭得天棚如此阔，不知债负几毛钱。”说的便是少钱的人家搭这样的凉棚是要负债的。因此，对于一般人家，帘子是要比凉棚更实惠，也更需要的。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，可以不搭凉棚，但是，窗帘和门帘，哪怕只是用便宜的冷布糊的和秫秸编的，也是要准备的。

如果说，立夏换首饰，多少还带有一点儿对这个节气形而上的象征意义，搭凉棚、换帘子，乃至换冷布，都是彻底地形而下了，却也是地道的民生，让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，接上了地气；热腾腾的，一步步逼近了人们，不敢怠慢。

这样的传统，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，那时候，不少人家用塑料线绳和玻璃珠子穿成

珠串，编成帘子；还有用旧挂历捻成一小截一小截，就像炮仗里的小鞭差不多大小，用线穿起来，挂历的彩色变成了印象派的斑驳点彩，很是流行一阵。

花格纸窗

窗户，对于老北京人度夏而言，更重要了。没有电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全靠窗户通风透气，让凉爽能够进得屋子来。老北京一般人家，大多不是玻璃窗，是那种花格纸窗，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的人家换成竹帘子或湘帘子，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薄的纱布，好让夏天的凉风透进屋里来。这种糊纱布，即竹枝词里说的“糊冷布”。那时候，我们管它叫“豆包儿布”，很便宜。

对于老北京四合院这样房屋门窗的格局，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里曾经给予特别的赞美：“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，以研究数百年，因地因时，皆有格局也……夏日，窗以绿色冷布糊之，内施以卷窗，昼卷而夜垂，以通空气。”他说的没错，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，只是，我小时住过的院子里的房子，和他所说略有不同，窗户外面的一层，糊窗户纸，里面的一层，则糊冷布。糊绿色冷布的有，卷窗很少见。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，往上一拉，有一个挂钩，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，旁边还有一个支架，窗子就支了起来，既可以挡住蚊虫，又可以让凉风长驱直入进屋子来。如果夏夜窗户外面正好有树的阴凉，又正好有明亮的月光，把绿叶枝条的影子，摇曳在窗户纸上和冷布上，朦朦胧胧的，变幻着好多奇怪

的图案，很有一种在宣纸上画的水墨画的感觉，挺好看的呢。这在玻璃窗上是绝对看不到的景象。

前些日子，偶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，题目叫《纸窗》。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。那时候，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上，他去那里拜访，办公室是一排平房，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。郑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，最主要的是它不阻隔紫外线。老人对这种老窗，才会有这样的感情。事后，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：“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，上面罩着雪白的纸，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，变得柔和温煦，几乎可掬了。”将纸窗的美和好处，以及人和心情乃至梦连带一起，写得那样的柔和温情。

对于北京的这种纸窗，燕祥还这样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：“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，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。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，这是温馨的；若是霜天冷月，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，可就显得凄厉了。”他说得真好，夏天的夜晚，月光把树和花的影子描在窗户纸上，才是美好的温馨的，老北京这种用高粱纸糊的纸窗，才最相适配；冬天，薄薄的纸窗，是难敌朔风的扑打的。其实，纸窗再怎么好，也难比玻璃窗。纸窗不过是农业时代的产物而已。

后来，我读《燕京杂记》，那里提到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窗户纸叫：“玻璃纸，俗谓光明纸，用以糊窗，自内视外则明，自外视内则暗。”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玻璃纸，在我们的大院里，倒是看过有钱的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。我家的窗户没有全换成玻璃的，只是把中间一块对开的杂志那样大的地方换成了玻璃，也算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吧。尤其是下雨的时候，趴在玻璃前看雨珠打在上面，又顺着玻璃窗一颗颗地滑落下来，再一滴滴前仆后继地爬上去，是我寂寞童年里难忘的记忆。

后读同治年间的竹枝词：“画堂春坐日迟迟，富贵人家得自宜。不待揭帘知客至，疏窗嵌得是玻璃。”不觉笑话自己当初的自鸣得意。人家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经换上玻璃窗了，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，就是随时代在发展呢。

我们大院没拆的时候，我回大院，看到那些花格纸窗早都已经没有了，都换成了大玻璃窗。但是，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子和支架都还在，虽然都已经锈迹斑斑，却像是沧桑的时光老人，不动声色地垂挂在那里，任风吹日晒，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给老北京夏天留下的一点儿记忆的痕迹。我问站在旁边的年轻人：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他们都不知道。 摘自《北京日报》

■看天下



农民收获87公斤巨型南瓜 需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走

近日，重庆云阳县江口镇双龙村蔬菜基地收获巨型南瓜，这种南瓜比一般的南瓜要大10倍以上，重量达87公斤，需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走。据介绍，这些南瓜的日常种植管理和普通南瓜无异，从开花到成熟只需要1个月时间左右，一个大棚只能种10到12株，食用味道不错，也可放到家里观赏。



俄罗斯一邮局猫咪吉祥物 被评年度最佳员工

近日，俄罗斯鄂木斯克一邮政办事处的一只名为Ryzhy的猫成为年度最佳员工。据介绍，这只流浪猫一个月前出现在办公室，成为吉祥物，招揽了顾客，为俄罗斯邮政提高了利润。



85后女青年篾刀尖上创新 竹编二维码受热捧

杨杜鹃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人，2014年她怀着振兴竹编工艺的梦想，辞掉工作带领当地竹编艺人一起创业。三年来，杨杜鹃的公司通过公司+农户的订单式生产模式，所生产的竹编产品年销售额达百万元。2018年应客户需求，杨杜鹃将时下流行的二维码图案通过传统的竹编技艺来呈现，上市后受热捧。



七旬老人花近50年 打造出石头上的四大名著

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从影视剧和小人书中汲取灵感加上石匠技艺，在近50年时间里，雕刻出四大名著中的经典人物。图为近日73岁的牟登德在重庆家中展示自己的石刻作品。

